

你聽過那甘心自願從仙境下凡的石頭的故事嗎？

相傳，女媧為了補天，煉了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仙石，最後用剩了一塊。

這塊石頭心有不甘，也有大志，苦苦哀求之下，有一天終於說服了路過的和尚和道士，帶它下到凡間經歷一下。

石頭發現來到的人間，歷盡高低哭笑，生死愛欲，好像我們做的夢一樣。

石頭看人間，可能比人還看得清楚，正如游弋的魚看不出水的本質。

我也希望能像這石頭一樣，抽身一次，好好地看看這人間。

我會看到的，大概離不開「緣」。

一字記之曰。

緣份的深淺，猶如色彩一樣，在生命的筆觸之下，造就了無數幅絲絲入扣的畫。

父母與子女，師與生，朋與友，愛人與愛人……

「緣份」這一詞，很多時不明而喻。

在茫茫人海內，遇上珍重的人，你會和對方爭先說一句：「我們真的有緣。」

「有緣」，彷彿是因人情味戰勝概率的一句歡呼，甚至像一聲類似「人能勝天」的吶喊。

「情深緣淺」，是大人常說的一句話，因為太多時候，人的確不能勝天。

這是曾經決定過永不分別的人，在分別之時，自覺無能為力的一句慨嘆。當然，亦有很多人，用它作為自己解脫的藉口。

奇怪的是，好像沒有人會慨嘆「情淺緣深」。(最接近的應是「冤家路窄」。)

畢竟，如果緣份是有限的，沒有人會期盼自己的緣份會花在不見的人身上。

但沒有緣份相遇的人，何來資格互相討厭？

沒有機會重遇，英格蘭和德國之間又怎能養成 rivalry? (其實在世界盃碰頭最多的兩對並不是這兩隊，你知道是哪兩隊嗎？答案在文末)

細想之下，其實我們把「緣份」一詞用得很小心，很吝嗇。

在遲到的邊緣與必要趕上的巴士擦身而過，不是因為你被命運作弄，而是你遲了一分鐘下樓。

你遲了一分鐘下樓，是因為你遲了一分鐘起床。(昨天跟那個新認識的朋友談電話至深宵。)

或者，你遲了一分鐘下樓，是因為那個和你有緣成為你媽媽的人，叮囑你要吃完早餐才出門。

錯過，也需要緣份，只是我們害怕這個詞用得太多，會失去意義。畢竟，大家都習慣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。

有多少次，我在不合心意的結果面前，拋下一句「巧合而已」，然後頭也不回，長揚而去。

緣份，只是任我喜惡才加以名份的巧合，一點也不科學。

有時候我甚至會覺得，沒有了這些被除名的巧合，我甚麼都沒有。

少數的巧合，偶爾藉着在人海中重逢的那人道成肉身，才得以被冠名為緣份。

更多的巧合，是我們呼吸着的空氣，默默地支撐着我們的人生，我們卻不知，也不覺。

它們虛無，縹緲，在放大鏡下顯得疑幻疑真。

巧合從來都在，只是差一點點才能成為我們口中的「運氣」，心裏的「緣份」。

偏偏，那一點點就決定了一切。

嘗過緣份的美滿，就會慢慢患得患失，樂得更樂，痛得更痛。

那麼，用科學證實緣份的不存在，不是更實際嗎？

如果這世界沒有緣份，人憑甚麼去寄託感情？一個沒有緣份的世界，還值得我們留戀嗎？

我想起另一個故事。故事中，徒弟問師父，師父常說掌管良知的「心」究竟是甚麼。

師父說：「有心俱是實，無心俱是幻。無心俱是實，有心俱是幻。」

我想，師父的意思是，行善時不要執着於良心是有或無之間的辨證，只要將善念付諸實行；思考時，不要將那個有良知的心看得理所當然。

這句話，為我找到了方向。

我要活得實在、活得勇敢，無論運氣如何，我都要盡力把事做到最好，做好了，才去問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。

另一邊廂，我不會忘掉這所謂「緣份」的不堪一擊，不要留戀未有過的眷顧，才能算是抓緊了眼前的實在，哪怕那實在有多渺小。

完美，不完美，很多時是緣份，也只不過是緣份。

但學懂在緣份面前不亢不卑的你，到時就會明白為甚麼有人說，世上很多東西，本來無所謂有，也無所謂無。

這些東西裏，總有有一、兩樣，力量大得連已成仙成聖的石頭，仍要孤注一擲碰一下運氣，到凡間一嘗夢想的滋味。

但是，此刻的我，仍然希望我的世界，充滿着擊不碎的緣份。因為我也是個不想夢醒的人。

所以，每當我環顧餐廳，看到每一枱上都放着意粉，我就會去找那位與我不約而同點了漢堡包的食客。

以後，我要珍惜那位在小巴上和我異口同聲喊下車的乘客。

我要記住在巴士上坐在我旁邊，和我的 playlist 裏有着同一首歌的鄰座。可以的話，我會在下車前讓她知道，然後大家相視而笑。

活在以緣份為名的小題大作，和無言感動之間的，就是那卑微卻又艷麗的我們。

當然，我也有個夢。

在這大觀園似的夢裏面，我一生結下的每段緣份，全部一覽無遺。

這大觀園裏，月無陰晴圓缺，人更沒有悲歡離合。

我遇過的所有有緣人，面上曾經有過愛恨的痕跡早已褪去，全被感激取替。

我們曾經畏懼過的生離死別亦都淪為不值一提的笑話，因為我們早已牽着手，看着永恆泯滅時空的差距。

在這真正完美的境界，我們不會因為自己過份的幸運而愧疚，最多只會相擁至落淚。

在這裏，緣份，沒有深淺之分，沒有半點是僥倖。

天下的每雲每鳥，地上的一花一草，也只會是為我而生。眼之所及，無不是我活過的證物。

如此美景，也會美麗得令我喘不過氣來。

我在一邊歇息。他們的笑容和笑聲，純粹得令我妒忌。

這刻在旁觀的我，真是會覺得，熱鬧是他們的，我甚麼也沒有。

正當我望得入神，望得出竅，回望己身，才驀地省覺，自己也是園中人。

「I' m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, life is a ...」

你哼着歌，把我叫醒。

你對我說，夢，在這個世界裏，不太真實。

我也這樣想，直到我跟你說：「夢，或許是平行時空的回憶。」

醒來的我，每一天只許下一個願，祝福園裏的各位。

「緣無盡，心不逝。」

答案：巴西對瑞典 7 次、阿根廷對德國 7 次、德國對塞爾維亞 7 次